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以优良的学校文化基因引领特色学校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成果



前哲流风 日新其格

—— 澧县一中的源与流

赵绪清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



前哲流风 日新其格

—— 天津一中 的 历史 与 现在

王 德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以优良的学校文化基因引领特色学校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成果



前哲流风 日新其格

—— 澧县一中的源与流

赵绪清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哲流风 日新其格——澧县一中的源与流/赵绪清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622-5446-1

I. ①前… II. ①赵… III. ①澧县一中—校史 IV. ①G639.28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4198 号

前哲流风 日新其格——澧县一中的源与流

©赵绪清 著

选题策划:刘晓嘉

责任编辑:任晓松

责任校对:王 胜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466 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2

版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 000

定价:3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印象中一位哲人说过：“对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环境。”这个环境，主要就是指学生所处的学校环境，不仅是指学校的物质资源环境，更重要的是指学校的文化精神环境。一所出色的学校，在其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必定遭遇过艰辛和曲折，也一定取得过辉煌成就；在开拓进取中，日积月累形成了自己的办学传统和特色，积淀了丰富而深厚的校园文化底蕴。学校传统和校园文化，弥漫在学校上空和周边，犹如 Climate（气候、气氛），让生活在学校的全体学校人浸染其中，无一例外。

良好的学校文化以其内隐的方式凝聚着全体学校人，激励着、引领着大家前行，它是莘莘学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又不知不觉的精神财富和学习动力。一定意义上，什么样的学生反映了什么样的学校文化，学生良好素质的养成，是学校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结果。所以，有些教育学者甚至认为教育即文化，教育即高度的文化。我曾经在一本书中这么写道：“如果我们将文化看成是一个动词，那么学校的作用就是要文化青少年——用文明精神来教化感化青少年，或者说就是要使学生被文化（be accultured）。”从学校产生的文化意义上看，学校一产生就成了学生社会化、学生被文化的重要机构。学校教育正是人们习得文化、享有文化、传递文化、创造文化的基本途径。换言之，学校教育是为了使学生被“文化”，或者说去“文化”学生。

良好的学校文化，也以其外显的方式——比如校训、校风、校歌、校旗、校服和学校的传统活动、特色课程以及学校建筑、绿化等——展示学校精神和学校品牌形象，它是构成学校办学实力的重要因素，是一所学校的精神、灵魂的外化特征，是一所学校区别于另一所学校的重要标志。

学校文化是时代精神与历史传统的融合，学校文化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吸收时代精神，但它们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从本质上看，学校文化是学校在长期的文化演进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它凝聚了体现学校基本精神的，并为学校成员引以自豪和刻意弘扬的优良传统。而优良传统又是维系学校的精神支柱，其本身就具有延续性和发扬继承的价值。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学校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也只有通过继承才能使之产生历久弥坚的影响。而且，这种传统的继承性也是学校文化的基础，学校文化只有根植于



优良传统这块肥沃的土壤，才能以巨大的生命力不断革新，不断超越。

摆在我们面前的《前哲流风 日新其格》一书，即是对常德市澧县一中办学特色及文化传统的追源溯本。它是澧县一中建校以来，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学校创建史、奋斗史、成长史，更是一部学校文化发展史，是学校办学、发展历程的全景式展示。这部学校文化史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言出有据、秉笔直书的原则，紧紧围绕“前哲流风，日新其格”这一学校办学的核心理念，将澧县一中的发展放在一个更为深远、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进行追寻和考察。书中用大量真实、可靠的史实资料梳理了澧州悠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历史传统和文化遗存涵养着澧州人的人格特征，也成为澧县一中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背景。在此背景下，作者沿着澧县一中历史的发展脉络，按不同办学时期，分段叙述，娓娓道来，纵向回顾了澧县一中办学、发展的重大事件和转折，远粗近细，有详有略，澧县一中的办学历史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前哲流风 日新其格》一书不只局限在展示澧县一中发展的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全书始终抓住学校人文精神这一核心，为我们揭示了特有的人文精神传统和优良文化基因这一关键因素在澧县一中发展之路上的意义与价值，让我们看到了打造卓越学校的希望。

书的作者赵绪清先生，常德澧县人，是湖南省学校史志研究会副会长，2003年至2011年任澧县一中校长。赵校长生于澧县，长于澧县，从小受到澧县人文精神的浸染，后来又长一中多年，见证了一中的一段发展历程。他以一位优秀教育者和出色学校管理者的学识眼光和严谨态度，来研究撰述学校的历史，不仅体现出一个学校人对自己学校的热爱之情，也显示出一名学校人对学校的一份责任与担当。我们知道，爬梳学校发展历程中的原始史料，发掘学校的优秀文化与精神传统，编撰客观反映学校实际情况的校史，是一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举措，也是一项艰苦而浩繁的工作。困难在于澧县一中历史悠久，对于学校往事，知情者日稀；对于过往岁月，则资料匮乏，案卷残缺，查找艰难。为了完成这项使命，赵校长及其志同道合者的足迹遍及相关档案馆、图书馆，走访了许多老校友、知情者，为获取一张上世纪20年代洗墨池后乐亭的老照片，研究小组成员甚至远赴重庆考古现场。是啊，此书来之不易。

作者赵绪清校长及他的研究团队、创业团队进行的是一项值得我们钦佩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赵校长是一位有思想有理念、勇于开拓善于开拓、懂得办学、能够办好学的校长，和我个人关系也很好，我曾经多次去过学校。学校在21世纪初，就率先勇敢地站在了课程改革的潮头，还曾经慷慨地在选课排课上为教育部新世纪的高中课程改革提供了重要的试验模型，当时的模拟项目是我在负责，学校的改革精神和负责任的态度，让我终生难忘。学校那种看不见但又体验得出的并有意无意被学校成员所接受的文化精神不时让我眼睛一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学校是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的动因。文化创造了学校，然而也是学校保存和发展了文化。

阅读此书，曾在一中学习过和工作过的人能够寻找到自己已经消逝的年华和记忆；正在一中和将在一中继续学习和工作的人会更加关注脚下的这片文化沃土，发扬优势特色，憧憬并创造学校的辉煌和自己的未来。

阅读此书，我们了解了历史上的澧县一中，我们更期待着澧县一中在新世纪加快发展，丰富和创新出独具特色的澧县一中文化精神。我们相信，依托澧州这方富有文化底蕴的厚土，传承先贤百折不挠的精神，澧县一中人一定能够把宏伟的目标变成辉煌的现实。我们期盼，很快，澧县一中的学生们、老师们会琅琅地对母校喊出：

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

书稿发过来了，赵校长嘱我写几句。断断续续把自己的读后感无遮无拦地敲出些许，以忐忑之心交一份不甚合格的作业，以此表达我对校长的敬意，对全体澧县一中人的敬意。

石 鸥

2012-2-22 于北京

（石鸥：全国教育实验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教育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中心主任，湖南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后指导教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聘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





目 录

引 言	基础教育的贡献	(1)
第一章	钟灵毓秀的文化沃土	(3)
	地理与管辖	(3)
	社会演进	(6)
	人文素描	(11)
	早期的教育	(17)
	最早的书院	(19)
	书院与官学的进一步发展	(24)
	新中国时期的澧县教育	(27)
第二章	澧县一中的发展历程 (上)	(38)
	宋代的溪东书院	(39)
	元代的溪东书院	(43)
	明代的溪东书院	(46)
	清代的澧阳书院	(52)
	澧州官立中学堂	(66)
第三章	澧县一中的发展历程 (中)	(74)
	新学沿革之一: 澧州官立中学堂——澧县一中	(74)
	新学沿革之二: 九澧组武女子学校——澧县一中	(95)
	新学沿革之三: 国立十一中——澧县一中	(121)
第四章	澧县一中的发展历程 (下)	(128)
	1977 年以后的新澧县一中	(128)
	教师队伍简介	(149)
	人才培养撷英	(160)
第五章	澧县一中人文精神探源	(184)
	底色——澧州本土人文精神	(184)
	范仲淹对澧州人文精神的影响	(205)
	陶澍对澧阳书院学风的影响	(214)
	历代旅澧贬官对澧州学人人格的影响	(221)





政府主办与官吏治校对办学方向的影响	(234)
-------------------------	-------

第六章 澧县一中优良文化基因分析	(237)
-------------------------------	--------------

志向：忧国忧民，气象宏阔	(238)
--------------------	-------

态度：勇于担当，敢为人先	(246)
--------------------	-------

学问：经世致用，不尚空谈	(252)
--------------------	-------

谋略：能屈能伸，大度包容	(260)
--------------------	-------

性格：涵养血性，不怕牺牲	(264)
--------------------	-------

气质：诗书作伴，灵秀儒雅	(269)
--------------------	-------

第七章 澧县一中人文传统的当代构建	(275)
--------------------------------	--------------

追寻历史的足迹	(275)
---------------	-------

人文精神的彰显	(279)
---------------	-------

文化架构的明晰	(289)
---------------	-------

文化特色的创建	(295)
---------------	-------

特色的生命力在质量	(312)
-----------------	-------

第八章 澧县一中文化建设的实践展望	(316)
--------------------------------	--------------

凸显崇德象贤的价值追求	(317)
-------------------	-------

建立张扬个性的常规机制	(321)
-------------------	-------

完善固本培元的课程体系	(326)
-------------------	-------

塑造身正为范的师资队伍	(330)
-------------------	-------

涵育和谐进取的管理氛围	(336)
-------------------	-------

后 记	(343)
------------------	--------------



引言 基础教育的贡献

2009年5月，我们向县里一位领导汇报工作，这位领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过去我们总认为基础教育对本地经济建设没有贡献，培养的人才都外流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今年春节后到现在，我们县的存款余额增加了12个亿。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这是我们经济建设的巨大成果。可是春节后到现在，我们生产出来什么？实际上，这些钱都是受了良好教育的澧县人从外地挣回来的。这是基础教育的贡献！

这些话，引起了深深的共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澧县四中工作。学校所在地车溪乡的邮政所长有一年春节前对我说，这些天真有意思！每天从外地来的汇款200多万，这十多天已经回来2000多万！我感到很震惊。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怪不得车溪乡显得很富裕。后来我从乡政府了解到，这个乡当时每年有8000多劳动力在外地创业、务工，以建筑业为主，新疆塔城地区的建筑业几乎被他们垄断了。而这种现象的背景是，车溪乡是澧县最早的两个省级基础教育先进乡之一。

不久，我调到县教育局工作。站在全县教育管理角度，面对迎接国家“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的艰巨任务，我不得不对全县教育发展作一些宏观的思考。

当时我算了一笔账：把澧县的县域面积每隔50米画一条线，打成方格子，每个格点处站一个人，全部格点站完后还有三万多人没有地方站。横竖50米包括荒山、湖泊、河流和滩涂。这就是澧县人的生存空间，而且这么可怜的空间还在被逐年增长的人口所挤占。

在旧中国，解决人口密度过大问题的途径是迁徙、逃荒，极端的状况是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这些都早已成为历史。今天，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我们不能企图通过非常途径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要拓展澧县人的生存空间，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要么通过考试升学实现“文化移民”；要么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让他们有可能外出开辟就业门路。教育发展得好，升入高校的人数多，劳动者素质高，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就大；反之，就要受制于人。因此可以说，地域生存竞争就是人口素质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

因此，当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发展教育事业，实现文化移民，拓展澧县人的生存空间。

这个口号对当时的全县教育产生了很大激励作用。1994年至1997年，全县“两基”工作轰轰烈烈，群众办学热情空前高涨，学校条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管理和质量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最终，澧县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

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得益于昨天的教育，今天的教育决定明天的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我们不想当败家子，不想输掉子孙后代的明天，就必须抓紧今天的教育。

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研究昨天的教育是怎样进行的，是怎样发展过来的。要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要避免重走以前走过的弯路，更要防止今天的教育误入歧途。

一个地区如此，一所学校也是如此。

澧县一中是一所拥有近千年办学渊源的传统名校，在澧州教育发展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史上曾经很辉煌，对澧县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从南宋宝庆二年（1226）“范文正溪东书院”草创，到1902年由书院改为新式学校“澧州官立中学堂”，其间培养了多少学子已不可考。但新学开办以来的110年，已经培养毕业生逾6万人。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国内的各个省份、各大中城市都有为数众多的澧县一中学子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各个尖端科学领域，都有澧县一中的校友参与其中。

过去的澧县一中，不仅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也为莘莘学子开辟了通往幸福人生的坦途。

但是，30年后，我们还会有这份自豪吗？60年后，我们还会有这份自豪吗？100年后，我们还会有这份自豪吗？……

我们希望有。我们坚信有！

因为我们正在追寻历史的足迹，把握时代的脉搏，正在认真探讨这所学校的源与流，力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攀登，勇往直前！

第一章 钟灵毓秀的文化沃土

澧县一中位于古澧州、今澧县。

澧，本为象声词。《楚辞·九叹·离世》中有“波澧澧而扬挠兮，顺长濑之浊流”，此处“澧澧”表现水波荡漾之声音。澧，还表示流水迅疾充沛的速度与力量。汉代应劭的《风俗通·声音·瑟》中有“暴风亟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之说。澧又通醴，意为甘甜的泉水。古文《尚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至唐代卫包奉诏改古文《尚书》为今文，将其中的“醴”改为“澧”，才有湖南作为地名的“澧”流传下来。澧字今天仍多不为外人识，然澧水声音之和美，味道之甘甜，偶尔还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却饱含在一个“澧”字当中。

澧水，是澧州人的母亲河。

3

地理与管辖

湖南久有“三湘四水”之说，其中“四水”之一的澧水，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发源于武陵山脉，自西向东注入洞庭湖。古澧州、今澧县，因澧水贯穿其境而得名。澧水八条一级支流，即茹、溇、澧、温、黄、澧、沔、道八水，加上干流澧水本身，合称九澧。九条河流在澧县境内会齐，故澧县素称“九澧门户”。



图 1-1 澧州古渡



澧州与澧县，是两个既有区别又难以分割的概念。简单地说，澧州是一个古代行政区划，它有着比今澧县更广大的辖区。古澧州的辖区，包括今湖南省澧水流域（澧水上游除外）的各县市，以及今湖北省松滋市、公安县的部分地区。但澧县所在区域一直是古澧州的“首善之区”，它集中体现了澧州的历史与文化。反过来说，今天澧县的历史与文化，就蕴含在古澧州的种种文化之中。因此，在对学校文化进行探讨时，我们常常将澧州、澧县交替使用，有时甚至混为一谈。但在地理形态上，则主要考虑今天澧县的版图范围。

澧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西岸，澧水下游，是武陵山余脉向洞庭湖盆地过渡地带。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11^{\circ}12'30''$ 至 $112^{\circ}0'5''$ 与北纬 $29^{\circ}16'$ 至 $29^{\circ}37'$ 之间。东临安乡县、津市市，南接临澧县，西邻石门县，北抵湖北省松滋市、公安县。全县总土地面积 2075 平方千米，东西极长 85 千米，南北极宽 60 千米，境内山区、丘陵区、平原区、湖区分布比例约为 $1:1:3:4$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县境西北边陲之太青山，号称“澧州西北诸山之祖”，居澧县、石门、松滋三县界中，周回百里，溪壑纵横，影落数十里外。主峰鸭母尖，海拔 1019.5 米，为县境之颠。最低点九垓乡出草坡，海拔仅 28.2 米，为县境之洼。



图 1-2 澧城南区一角

澧、澹、潏、道四水，贯穿县境。松滋河自鄂西南枝城长江口逶迤而来，沿县境北缘东去。五水交错，如编如织，使澧县自古有舟楫之利，货殖远通三江五湖。故前人论及湘北地理时，曾有“澧实控引荆蜀，襟江带山，与岳常鼎峙，形胜亦綦重”之说。澧县腹地澧阳平原为湖南省最大的平原，湖区则由八百里洞庭淤积而成，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故澧县地理条件十分优越，若由高空俯视，县境自西向东背靠太青山，右傍澧水，左临松滋河，两水在县境东端七里湖交汇，成环绕之势，就像两条玉带缠绕着一方平坦的绿洲。因为藏风得水，澧阳平原素称全国“福地”，极端性自然灾害较少光顾。笔者亲身感受：2008 年雪灾时期，某日因故从长沙返澧，一路上冰天雪地，险象环生。待到北上过澧水进

入澧阳平原时，公路上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人来车往，道路畅通，令同车人啧啧称奇。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澧县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正在进一步显现：它基本位于岳阳、常德、张家界、荆州四个中等城市的几何中心，也是今天新兴的武汉、长株潭两个城市群的交汇地带。枝柳铁路、二广高速、207 国道、302 省道交错贯通县境。城市临澧水而居，地势平坦，人气旺盛，自然而然成为湘西北地区 and 澧水流域的物流集散中心。不仅如此，如今自驾车从澧县去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国内大城市，均可一日抵达，引来更多客商来澧县创业发展。因此，古老的澧州城正迅速崛起为一座新兴的中等城市。

澧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属楚。秦代属慈姑县，隶黔中郡。两汉时期为孱陵、零阳县，属武陵郡。三国时始属蜀，后属吴之零阳、作唐县，分隶天门郡、南平郡。西魏恭帝二年（555）始置澧州。隋开皇九年（589）改澧州为松州，旋复名澧州，新置澧阳县。隋大业三年（607），改澧州为澧阳郡，辖澧阳、石门、孱陵、安乡、崇义、慈利 6 县。唐武德二年（619），复为澧州，仍辖 6 县。唐天宝元年（742）改为澧阳郡。唐乾元元年（758）复为澧州。宋乾德元年（963）为澧阳军州，辖四县，隶荆湖北路，旋为澧阳郡。元至元十二年（1275）升为澧州路，至元十四年（1277）改为澧州路总管府。明洪武九年（1376）复为澧州，并裁澧阳县入州治，隶常德府，洪武二十九年（1396）改隶岳州府。嘉靖元年（1522）隶分守上荆南道，道署于嘉靖十三年（1534）从岳州移驻澧州。清康熙九年（1670），裁改分巡上江防道并上荆南道（驻澧州）为分守岳常道，驻澧州。雍正七年（1729）升澧州为直隶州，隶岳常澧道（驻澧州），辖安乡、石门、慈利、安福 4 县。雍正十三年（1735）改九溪卫为永定县（今张家界市永定区）。中华民国元年（1912），改直隶澧州为澧州行政厅。民国二年（1913）9 月废州为县，始置澧县，隶岳常澧道。民国三年（1914），隶武陵道。民国五年（1916）隶湘江道。民国十一年（1922）废道制，直隶于省。民国二十四年（1935），省内设立行政督察区，澧县先后隶属湘西行政督察区、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第四行政督察区。1949 年 7 月 23 日澧县解放后，一直隶属常德地区。1988 年 6 月，常德地改市，澧县仍隶属常德市。

从公元 555 年始置澧州，至 1913 年废州改县，历时近 1400 年。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澧州故治（澧阳镇）一直为州以上首府所在地。隋朝时置澧阳郡，是全国 190 个郡之一，当时所辖的县，比今天县的地域也要广大许多。唐代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二级制，州、郡、府属同级机构，天宝元年（742）前后全国有州、府 328 个，县 1573 个，澧置州或郡，辖 6 县，位置也是较为显赫的。宋代地方行政基本沿袭州（郡）、县两级制，州上面的路为中央分治区域而非地方行政实体。宋初置澧阳军州，为州一级行政区划，军州一般只设置于军事要地，可见澧亦为军事重镇。元代将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区域划分为 11 个行省，省以下有路、府（州）、县三级，这是我国地方管理中第一次出现省级行政区划。元初设澧州路、澧州路总管府，是比省低一级的行政机构。元代全盛时共有 185 个路，可





见澧州路管辖范围与隋、唐、宋基本相同。明代与郡相仿的是府，至万历朝全国总计有159个府，20个直隶州，235个属州，1169个县，澧州为属州之一。清代地方行政体制沿袭明制，大致分省、府、县三级，省以下有道的设置，为监察区性质而非正式行政区。康熙年间澧州先后隶属岳常道、岳常澧道，道署均驻澧州。雍正年间澧州升为直隶州，仍隶岳常澧道。直隶州是清代地方行政单位之一，直隶于省，与府平行，有属县，长官称知州，正五品。当时湖南省分4道（长宝、岳常澧、辰沅水靖、衡永郴桂）、9府（长沙、宝庆、岳州、常德、辰州、沅州、永顺、衡州、永州）、4直隶州（澧州、靖州、郴州、桂阳州）、5直隶厅（乾州、凤凰、永绥、晃州、南洲，不辖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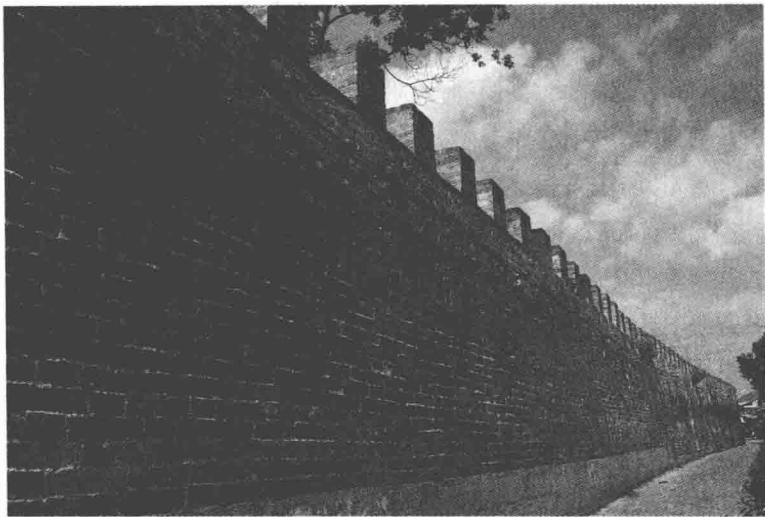


图 1-3 古城墙

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上荆南道移驻澧州，到康熙九年（1670）改为岳常道，雍正七年（1729年）改为岳常澧道，再到民国三年（1914）改岳常澧道为武陵道并迁道署至武陵，澧州古城作为行政中心管辖湘西北岳州府、常德府和澧州共达380年。

由此可见，在长达近1400年的时间里，澧州一直是相当于今天地市级的行政区划，而澧州城则是澧水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社会演进

已有的考古研究证实，早在20多万年以前，即有先民在澧境生息繁衍。9000年前，澧州先民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公元前1300年，开始养蚕取丝，引种荞、麦、高粱等旱粮作物。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澧境被纳入楚国版图。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澧境成为战略要地，大批楚国移民来此垦殖，经济得到开发，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得到较大发展。楚怀王六年（前323），澧水已有木船航行。澧境出土的诸多楚遗

址、楚墓葬所呈现的文物，体现了当时丰富多彩的楚文化。

西汉末年王莽之乱，导致中原移民大量徙居澧境，使得当时相对先进的中原文化得以传播。澧境开始兴修水利，改造自然条件以发展农业。唐永徽三年（652），唐高祖李渊之十二子、彭王李元则出任澧州刺史。彭王治澧期间，“折节砺行”，“惠政在澧，故澧人祀之”，死后谥号为思王。至今，澧水南岸有彭山、思王庙。明代澧州人、尚书李如圭有《颂彭山思王》诗：

雄才宗室寄干城，刺史分符万里行。
德在民心崇祀远，功施社稷荷封荣。
半山落日鸦声乱，古庙高松鹤影清。
瞻仰英风频感慨，断碑开藓读遗文。

自彭王治澧之后，澧地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经济发展较快。晚唐澧籍诗人李群玉有《引水行》诗：“一条赛玉走秋泉，引出深萝洞口烟。十里暗流声不断，行人头上过潺湲。”说明晚唐时期澧境山区农民抗旱灌溉，已经开始用类似筒车的工具引水上山。

南宋迁都临安，中原居民再次大量南移澧境，加速了澧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湖区大量垦殖，耕地增加。山区丘陵区的农民，广泛运用高架筒车引水上山。人口繁衍加速，百年间，户口增加5倍，人口增加4倍。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发展，兴办县学，修建文庙、书院。但元末因为战乱，又导致人口流徙，田园荒芜。

明朝开国之初，官方大量移民，澧县人口又大量增加。此后，社会渐趋稳定，吏治较为整肃，经济由复苏逐渐走向繁荣。洪熙元年（1425），华阳王朱玉自武冈徙封于澧，仍袭华阳王号，此后在澧地繁衍11代凡221年（其王府就在今澧县一中校园内，三凤山、白鹤井、屢丰亭为其遗迹）。华阳温懿王朱宣璫的《夏日即景》诗描绘了当时的景象：



图 1-4 荷塘柳荫





绿暗长槐暑气清，藕花蒲叶满塘生。
常随彩笔因诗设，自钓新鱼为客烹。
点破夕阳双翡翠，织穿堤柳一仓庚。
科头剩醉千杯酒，消尽人间万古情。

此处“翡翠”为翠鸟，“仓庚”为黄鹂鸟，“科头”指酒酣耳热后摘掉帽子，可见当时的太平景象。民国初年九澧女师（澧县一中发端之一）第二任校长田东溪曾就华阳王王府遗址题写了一副名联：

读欧公丰乐雄文，流风未沫；
吊帝子藩封遗址，落日无言。

明嘉靖、隆庆年间，长江北穴口堵塞，沙水南侵，洞庭湖淤积加剧，加之植被渐遭破坏，湖区水患激增。为应付这种变局，湖平区广修堤垸，以御洪涝。有明一代，县境有堤垸 15 处。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提高，始植棉、麻、油料等经济作物。但明代澧县人口并无大的增加，至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州直辖区居民仅有 5079 户，32118 人^①。

清雍正年间，湘西湖北土司归流，澧州升为直隶州，州直辖境内设 3 驿 29 铺，屯有重兵，已为屹然重镇。清初至中叶，当政者实行轻徭薄赋、奖励围垦、鼓励生育的政策，由是耕地、人口大增。嘉庆二十一年（1816），州直辖区有居民 60950 户，30.031 万人。围垦高峰时，大小堤垸达 221 处，至清末归并、溃决后尚存 111 处。有清一代，澧境水稻、绿肥轮作普遍推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农业得以快速发展。康乾时期，已成为驰名江南的鱼米之乡，每年均有大量稻米漕运京都，棉花产量在湖南各县中居第二位，享有“稻油丰稔甲湖广，棉桑夙著震九州”的声誉^②。

中华民国时期，西方科学技术与先进产品向内地渗透。1920 年代，县辖津市镇创办轮船运输公司。同时，筑成澧常公路，县境开始通汽车。邮政、电话、电报、银行等现代设施和行业相继在津市、县城出现，并向乡镇延伸。抗日战争时期的 1940 年前后，华东、华中沦陷区巨商大贾云集津市，津市出现空前的畸形繁荣，时有“小上海”之称。但就整体而言，由于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等原因，当时农业生产并没有得到良好发展。1949 年，全县仅产粮 17 万吨，产棉 2100 吨，产油菜籽 336 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澧县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革

① 高守泉校注：《澧纪》，名家出版社 2010 年，第 460 页。

② 胡振进主编：《澧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第 2 页。